



妖媚的曼陀罗

何初树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位是多情温柔的泰国美少女，将妖媚的白色曼陀罗花视作清纯圣洁的象征，也将它作为自己的化身。另一位是铁骨铮铮的香港缉毒警官。这一对俊男美女，在英国留学时邂逅相逢，互生情愫，毕业后鸿雁不断，感情日炽。后来，关峻山奉命前往泰国，与泰国警方联手，追缉“鼬鼠”贩毒集团的首犯，经过重重波折，发现那首犯竟然是自己的爱妻芭拉。在情与法的痛苦选择中，关峻山还是以法为重，设置陷阱，要将妻子诱骗到香港抓捕归案；岂料，他自己反而跌落对方设置的重重陷阱之中。情与法的碰撞，迸出的是电光石火，发人深省；情与爱的交织，编成了缠绵悱恻的网，令人扼腕兴叹。

目 录

一	维港截毒艇	(1)
二	水落石不出	(16)
三	追踪往泰国	(22)
四	河中生死搏	(33)
五	初见曼陀罗	(44)
六	玉佛寺惩凶	(49)
七	雄心入虎穴	(66)
八	芭堤雅迷雾	(71)
九	爱河共沉浮	(87)
十	绿岛突围战	(107)
十一	热血染黄沙	(122)
十二	临行情殷殷	(134)
十三	机场再较量	(142)
十四	情侣会香港	(153)
十五	金钩钓恶蟹	(162)
十六	共结连理枝	(179)
十七	疑幻的蜜月	(185)
十八	暹罗湾揭秘	(195)
十九	庐山真面目	(210)
二十	谁是大毒枭	(219)

二十一	泰港双簧戏	(239)
二十二	骨肉巧相逢	(247)
二十三	妙计设陷阱	(255)
二十四	迷局多变幻	(268)
二十五	海湾痛别离	(285)
二十六	英雄变囚犯	(294)
二十七	恨了情未了	(302)

一 维港截毒艇

阿波罗太阳神，经过一天的劳累，坠落在西薄寮海峡的水平面。

夜之女神，披着神秘的面纱，飘临到扯旗山上。

八十年代的夜香港，已是灯光璀璨与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弥敦道上的招牌灯箱争辉斗丽，撩人眼目。尖沙咀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上，霓虹灯以各式图案复盖外墙，闪烁媚人，惹人遐思。摩天大楼上的灯光更像永不殒灭的星星。世界各国最华贵的房车、跑车銜尾相随，川流不息。红色的车尾灯，汇成了一条条红色的河流，泻向香港的每一个角落。

中环天星码头。

在一艘大船浓黑的阴影里，停泊着一艘摩托快艇。艇上五个人，全都是皇家警察的装束，腰间别着英制“白朗宁”手枪。个个凝神屏息，眼睛像雷达一样，在维多利亚港海面来回扫巡。

站在艇首的那一位，长得英俊潇洒，国字脸上，浓眉似剑，眼睛闪烁着睿智与英锐的芒彩，他就是香港缉毒总署的警长关峻山。

近日，香港缉毒总署接到了线报，泰国“鼬鼠”贩毒集团有一批货在今夜将运抵香港。

今天下午，总警司刘锴把关峻山和另一位警长邹自强叫到了密室，布置任务：今晚将有一艘白色游艇借出海兜风之机，接应“鼬鼠”贩毒集团，把毒品偷运进来。

为此，总警司刘锴作了部署：关峻山带一艘摩托快艇埋伏在

香港岛中环这边的暗角。邹自强警长率另一艘摩托快艇静伏在九龙尖沙咀钟楼附近的码头，一有动静，南北夹击，务求把贩毒分子人赃并获。

关峻山他们在天星码头附近已经静候了三个多小时了，却仍未见有什么动静。

天空月色迷蒙，星光稀落。

香港，有人誉她为东方之珠，有人称她为万国商埠。

夜香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们正在金钱与色欲的海洋里升降沉浮。

维多利亚港黑油油的海水泛着点点鳞光。

关峻山抬头望去，对面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丽晶酒店、富豪酒店等建筑物灯光灿烂，海面上摇曳着一道道色彩斑斓的灯光倒影。

海风，把不知出自何处的靡靡之音吹送过来，有时是热烈野放得近乎疯狂的劲歌，有时是缠绵悱恻带有伤感的恋曲。

有不少游艇及其它船只在维多利亚港来往穿梭，出出入入，但并没有关峻山他们要猎狩的白色游艇。

夜，逐渐深了，海面往来的船只逐渐少了。

海风越吹越猛，波涛也越涌越高。

有的警员毛躁了：“是不是线报失灵，让我们今夜白等一场呀。”

有的警员说：“可能那只‘鼬鼠’太狡猾了，变更了交货的地点。”

“不会的，”关峻山摆了摆手，从以往的几次破案的切身体会，知总警司刘锴所掌握的线报都是确凿的。他更是言必行，行必果的。

“报告关警长，目标出现了。”拿着夜视望远镜的警员李威兴奋地说。

“让我看看。”关峻山把手一摊。

李威把夜视望远镜递了过去。

关峻山把夜视望远镜贴到眼框上，向维多利亚港西边望去。

透过沉沉夜幕，果然看到一个小白点从港湾外的水域朝这边驶来，并且越来越近。

“哼，鱼儿终于浮头了。”关峻山说着，将夜视望远镜还给李威，下令，“继续监视。”

李威：“是。”

关峻山拿起身上的专线对讲机，凑到嘴边，呼叫道：“总部，总部，目标白鼠出现，目标白鼠出现。”

虽已夜深，但总警司刘锴等人仍坐镇在香港缉毒总署本部。他通过对讲机与埋伏在港岛中环及九龙尖沙咀两艘摩托艇保持联系，今听到关峻山的呼号与报告，紧捏着下巴的右手松开，往下一掠，仿佛关峻山与邹自强就在身边，下令道：“你再通知第二行动小组，按原定方案，两面夹击！”

“是！”关峻山应道，转而呼叫，“二兄！二兄！”

在九龙尖沙咀那边蛰伏的警长邹自强通过专线对讲机回答：“二兄听到。”

关峻山：“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邹自强警长：“没有，你们呢？”

关峻山：“我们在港湾西边水域发现白鼠，并且越来越近。”

邹自强警长：“你们有没有看错？”

关峻山：“不会看错，老板指示，按原定方案行动。”

邹自强警长：“知道。”

港岛与九龙西边码头的摩托艇，马上进入了戒备状态。

十多分钟以后，一艘白色游艇已进入了视程之内。

“出击！”关峻山向着对讲机大吼了一声。

他这一声，既是向下属发令，又是通知港湾那边的邹自强警长。

摩托艇的发动机引擎“突、突”地响了几下，一加油，摩托艇昂起艇首，呼啸着，向白色游艇飞驰而去。

那一边，邹自强警长的摩托艇也从九龙那面的海边铲射而出。

那白色游艇，是荷兰阿鹿斯特丹高级游艇厂所产。里面一切设备，应有尽有，奢侈华贵。光是甲板上一条包金的船舷护栏，就要香港的工薪一族苦干好几辈子。

白色游艇上的小厅里，壁灯柔和，气氛温馨。美国“狮龙”镭射音响轻轻播放着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创作的《蓝色多瑙河》。

波斯地毯上的小酒巴里，有位身穿花格衬衣的青年正拿着高脚水晶酒杯，轻呷慢饮着琥珀色的法国“路易十三”白兰地。他面前有一位穿着三点式泳衣的金发女郎在表演法兰西舞蹈，媚态百出。

这青年，名叫劳锦华。其父乃香港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又是立法局议员。那金发女郎是他的情妇凯丝。

就在劳锦华痴痴迷迷之时，小厅的门“呼”地推开，随着灌进的海风，他的随从九叔卷了进来。

劳锦华抬起头来，问道：“九叔，风风火火，有什么事？”

九叔面带惊惶：“少爷，不好了。北边有摩托艇向我们快速驶来，从望远镜可看出，这是警方的快艇。”

劳锦华指令：“我们改向南方驶去。”

九叔：“不行，南边也有一艘警方的快艇紧逼而来。”

劳锦华白皙的脸蛋微微地抽搐了一下：“呵，看来警方是两路夹击。”

九叔：“是呀。”

劳锦华：“是谁走漏了风声？”

九叔：“不知道。”

劳锦华手捏下巴，眼睛凝定思索。

九叔焦急地催促：“事急燃眉，该怎么办？”

劳锦华：“把车开大，向前直进！”他所讲的“车”，就是指机器的马力。

九叔应了一声，旋即推开了小厅的门，走向驾驶室。

白色游艇随着马达的轰鸣，怒吼狂叫，向前窜逃。

关峻山见状，即与邹自强警长联系。

两艘摩托艇，似出弦利箭，劈波斩浪，飞射而去。

警方的摩托艇毕竟体积小，重量轻，马力大，追了约五分钟，关峻山的摩托艇已经超过了白色游艇，一个回旋，横在白色游艇的正前方。

关峻山通过大功率的扬声器，下令道：“白色游艇，停机待查！”

劳锦华从小厅舷窗早已看到了警方的摩托艇横亘拦截，不加理会，反而对九叔道：“向前直冲，撞沉摩托艇！”

九叔脸有悻色，没有动作。

劳锦华：“有我坐镇，你惊什么！”

九叔仍在犹豫：“这……”

劳锦华发火：“还不快加大马力？”

“是……是……”九叔一咬牙关，把定舵盘，加大马力。

白色游艇声音变成了怒吼，倚仗着艇高船大，似小山般向摩托艇迎面压了过去。

关峻山见状不妙，高叫一声：“转左舵！”

摩托艇把艇首一摆，似精灵般滑过。

随着鼓荡逼人的江风涛声，白色游艇离摩托艇不到一米的地方倾压而过。

摩托艇左右剧烈摇摆，如果驾艇的警员不是技术高超的老手，摩托艇就要翻侧沉没。

波涛如山，“哗啦”地扑到了关峻山等人的身上，警员们全都变成了落汤鸡。

关峻山大怒，通过扬声器再度勒令白色游艇停机；但是劳锦华仍然不予理会，指挥白色游艇继续逃窜。

关峻山叫警员把摩托艇加速追赶，很快又开到了白色游艇的正前方。

用扬声器叫了几次，无效之后，关峻山从腰间拔出了白朗宁手枪，朝天“砰、砰”开了两枪，以作警告。

但那白色游艇仍是置之不理，疯狂前驶。

关峻山怒不可遏，举枪朝白色游艇的驾驶室射去。

“哎唷！”白色游艇的掌舵手痛叫了一声。

这两枪，射穿了驾驶室的玻璃，一枪击在驾驶盘上，一枪射中了掌舵人握盘的手指。

掌舵人低头望着血淋淋的手指，正所谓十指连心，痛得他呲牙咧齿、眼冒金星，怎还能把掌舵盘呢？

白色游艇怪叫了一声，停了“车”，靠惯性向前冲了十多米，在原地团团打转了一会，动不了。

关峻山的摩托艇首先靠近白色游艇。

警员们俱拔出了手枪，如猎豹跃涧，纵身跳了上去。

随之，邹自强警长的摩托艇亦靠了上来，一行人也相继跃上了白色游艇。

面对着剑拔弩张的场面，有一位满头金发、眼珠碧蓝的女人早就吓得缩在酒吧后面颤抖打摆，她就是劳锦华的情妇“金丝猫”凯丝。而见惯大场面的劳锦华却不慌不忙，放下酒杯，慢吞吞地从小厅里走出来。

劳锦华轻蔑地：“喂，喂，你们这班人，谁是头儿？”

关峻山挺前一步：“我是。”

劳锦华明知故问：“你是什么人？”

关峻山左手掏出了蓝色派司，扬了扬：“香港缉毒总署警察。”

劳锦华：“啊，我以为是香港总督驾临，原来是当差佬。”

关峻山声音严厉，质问道：“我们喝令停机检查，你们为什么不停机？”

“风紧浪大，我什么也听不见。”劳锦华摆了摆手，再转头问九叔，“你们听见没有？”

九叔晃着脑瓜：“听不到。”

关峻山：“我们鸣枪警告呢？”

劳锦华：“我们也是听不见呀。”

关峻山：“那么，我们的快艇横在前路，你们怎么还要用游艇来撞我们的艇呢？”

劳锦华指了指黑沉沉的海天，一本正经地：“海面那么黑，你们的摩托艇那么小，谁看得见呢？”

九叔也帮腔道：“是呀，我们不过是按着原定的路线直驶罢了。”

关峻山见他们如此放泼，生气地：“事实面前，你们还百般抵赖！”

“我们并非抵赖，而是实话实说，”劳锦华睨视着关峻山，“你们强行登船，要干什么？”

关峻山：“搜查！”

劳锦华泰然地：“我们是如假包换的良民百姓，有什么值得你们搜查的呢？”

关峻山一针见血：“我们怀疑你的游艇上藏有毒品。”

“毒品？”劳锦华仰首向天，哈哈大笑，“我活到近三十岁，连毒品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亲眼见过哩。”

关峻山冷冷地说：“你别装蒜，有没有毒品要搜查过才知晓。”

劳锦华：“你们一定要搜？”

关峻山：“当然！”

劳锦华举起拳头，扬了扬，脸色涨红，道：“我抗议！你们无端端搜查我的游艇，是侵犯我的人权，我要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你们！”

这时，邹自强警长把关峻山拉到了一旁，小声地说：“峻山，这个人不好惹呀。”

关峻山：“你认识他？”

邹自强点点头：“认识。他是有大靠山的。”

关峻山：“有什么大靠山？”

邹自强：“他叫劳锦华，跟我同住在铜锣湾的海涛花园。他父亲是好几间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又是立法局议员哩。”

关峻山：“啊，所以他就有恃无恐，如此傲慢。”

邹自强：“对这样的通天人物，我们还是少惹为上，免致羊

肉未食反惹得一身骚气。”

关峻山：“不，这样的恶人倒要惩治他。”

邹自强：“我是怕所掌握的情报不准确。”

关峻山满有信心：“不会的，刘锴总警司接到的线报准不会错的。”言罢，朝自己的手下挥了挥手，“分头搜！”

“是！”警员们应声以后，立即分头行动。

邹自强警长见关峻山的人动手，怕失去了机会，也向他的下属施令：“搜！”

尽管劳锦华抗议的声音不断，但警员们仍分头在游艇上去搜查。

白色游艇虽然豪华无比，但毕竟是弹丸之地，不消二十分钟，十多位警员已经用卷地毯的方式来回搜查了两遍。

“报告，没有发现毒品。”

“报告，什么都没有发现。”

……

关峻山站在甲板之上，听下属警员接二连三的报告，心中像系上了铅坠似的一直往下沉：今夜怎么会无功而返呢？

那一边，邹自强警长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邹自强走到关峻山身边，小声地说：“老鼠尾巴那么小的地方，搜来搜去也再难搜出什么来了。”

“不！”关峻山仍然要坚持再搜。

劳锦华冷冷地瞅着关峻山他们的一举一动，今见他们一无所获，嘴角一翘，挖苦道：“你们这些差佬，打劫银行金铺的坏人不去抓，反而想欺压我们这些一等良民。看，现在不是捉蛇入屁股眼了吗？识趣者快快离开，我们就此罢了；不然，我真的要告到法院去。”

面对劳锦华的气焰如此嚣张，邹自强警长像被人抓住了尾巴，小声地向关峻山道：“咳，我刚才忠言劝告，你却当作耳边风。看，现在大家两手空空，我看还是撤离算了。”

关峻山双眼凝定，望着水与天都是黑茫茫一片的海湾，呆立着。

海风，带着涛声吹拂着他的脸。

俄顷，关峻山把左手往下一甩，铁定地说：“不，我们要再细心重搜一遍。”

邹自强不满地：“还要搜？”

“是。”关峻山说罢，亲自带着两位警员，先从小厅搜起，小酒吧、储物柜、食品烘炉，又到各个小房间，抽水马桶，再搜到了机房。

关峻山在机房悠悠转转，此时，邹自强也下到了机房，调侃地：“关警长，搜到了确凿的罪证没有？”

关峻山：“还没有。”

邹自强用手指了指机房的机器：“你看，这些都是破铜烂铁，不是一目了然吗？”

随尾来到机房的九叔也讥讽道：“大警长，你这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好回去请功。”

关峻山对于这些冷嘲热讽，并不理会，目光从一件机器跳到了另一件机器上面，脑瓜却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疑问：“这件机器里面能藏匿毒品吗？”

逐渐，关峻山的视线落到了一隅的油箱上。

这油箱，比他所见过的游艇油箱略大了一些，漆着天蓝色的油漆，盖子上挂着一把铜质大锁。

关峻山的心被触动了一下，沉思片刻，他蓦然回头转身，以

犀利的目光盯住九叔。

就在一瞬间，他发觉九叔脸上的肌肉猛然抖了抖。一缕异芒在九叔的瞳仁上稍纵即逝。关峻山的警觉性特高，立即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缕惶恐的光芒，尽管对方强行装得非常镇静，于是，指了指油箱，向九叔道：“请你协助一下，打开油箱盖上的大铜锁。”

九叔表面尽量装得若无其事，但声音仍掩饰不住那有如风中游丝般的颤抖：“这是个普通的油箱，也要查？”

关峻山铁定地：“不错”

九叔没好气地：“咳，顾名思义，油箱装的是油，有什么好查的。”

关峻山叱令道：“少废话！快把油箱打开！”

“这……”九叔见关峻山这般严厉，向管机器的那位小胡子说，“阿贵，这大铜锁的钥匙呢？”

小胡子在身上的口袋里胡捏了好一会，然后双手往外一摊，说：“今天加完油后，我回家去换衣服，钥匙却漏在家里了。”

关峻山目光如剑盯住他：“真的漏在家里？”

小胡子强作口硬：“真的。”

关峻山向手下的警员道：“把锁砸开。”

警员应声后，走到那边，拿起了大板手，“当、当”地敲了七八下，将那大铜锁砸烂了。

警员扔掉了烂铜锁，揭开了油箱盖，从身上取出了强力小电筒，从盖洞照射下去，观察了一会，无奈地盖上了油箱盖，然后返回关峻山的面前：“关警长，箱里面确实是装满了油，没有别的东西。”

关峻山还未作回答，九叔已插上话来：“我不早就讲过，你

们这是没事找事干。”

邹自强警长用手拍了拍关峻山的肩膀，揶揄说：“常言道，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已经到了黄河，也该死了心吧。”

关峻山蹙起浓眉放松，自有主张。他从警员手中取过小电筒，走到油箱前，再度掀开了油箱盖，探身过去，把小电筒从油箱口直照下去。

油箱里的液体泛着黄澄澄的油光。

关峻山已是心中有数，从旁边抄起一根二尺多长的铁枝，从洞盖插进油箱，从洞盖到底部处做了一个记号；再把铁枝抽出，贴着油箱外壳的比度。

哎，从外面量去，洞盖到底部了刚才足足多了近半尺的高度。

关峻山马上作出了判断：“这油箱里面有异物。”

邹自强警长：“不会吧。”

关峻山用手指着九叔：“会不会，你问一问他。”

此时此刻，九叔的脸上如被涂上了一层白垩，十分惨白。他的眼光不敢再与关峻山的目光接触，声音变得呐呐：“不……不会有……其它的东西的……”

关峻山见九叔仍是死鸡撑饭盖，向警员下令道：“把油箱里的东西起上来。”

两位警员协力，好不容易弄开了油箱盖，把手伸进油里。果然，从里面捞出八包用塑料膜密封好的长方形小包，看来足有四公斤重。

“白粉！”

关峻山用小刀把塑料膜刺穿，挑了一点点白色的粉末出来，用力嗅了嗅，再把粉末放到舌尖，舐了舐，吐了口唾液，更证实

了这看法。

面对着那排列在甲板上的八包毒品，九叔如同斗败了的公鸡耷垂着脑袋，不敢作声。

关峻山下令：“把船主带到这里来！”

“是。”片刻，警员把劳锦华推到了机房之内。

劳锦华看到九叔的这副神态，又望见甲板上被搜出的毒品，眼睛泛过了一道惊惶的光波，但他又马上镇静下来，装得懵懵然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峻山见劳锦华在赃物面前还想要赖，冷厉地说：“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心中最清楚。”

劳锦华耸了耸肩膀，摆了摆脑袋：“我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

关峻山挖苦道：“你这个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劳锦华仍然昂起了脑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关峻山：“这些毒品，是从你的游艇上搜出来的，你不能否认吧。”

劳锦华：“不否认。”

关峻山把脸一沉：“走私毒品的罪名，你是推脱不了的。”

劳锦华仍是语调强硬：“荒谬！你这种逻辑推理，是绝顶的荒谬！”

关峻山冷言似刀，反问道：“那么，你尚有何高见呢？”

劳锦华提高腔调，显得理直气壮：“如果这些毒品从我的游艇上搜出，我作为艇主就有罪；那么，我倒要问一问你，如果在飞机上搜查出毒品，是飞机公司的老板有罪，还是驾驶飞机的机长有罪，抑或是私带毒品的旅客有罪？”

劳锦华滔滔而出的歪理，倒是把关峻山塞得一时口哑。